



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



清詞序跋彙編  
(第四冊)

馮乾 編校

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



清詞序跋彙編  
(第四冊)

馮乾  
編校

## 卷十六

### 玉可盦詞存序

俞 樾

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詞爲詩之餘，則亦宜以此四字爲主。近世詩人多好黄山谷詩，余雅不以爲然。至山谷之詞，尤多俚俗語，以此爲詞，詞之道卑矣。余於詞非所長，而遇好詞輒喜誦之。嘗謂吳夢窗之七寶樓臺，照人眼目；蘇學士之天風海雨，逼人而來。雖各極其妙，而詞之正宗則貴清空，不貴餽飮；貴微婉，不貴豪放。《花間》、《尊前》，其規矧固如是也。花農館丈詩文並極精妙。自幼喜爲詞，皆散佚不存。光緒庚辰入玉堂後，乞假出都，自保定至津門道中，追憶得如干首，錄爲一冊。及辛巳春，示余於湖樓。余讀之，無散散之音，無聾牙之句，圓美流轉如彈丸，想見張緒少年時風致。蓋其所爲詞與余論詞有暗合者。昔人稱秦七詞情辭具勝，又稱梅溪詞有清新閑婉之長，無詭蕩污淫之失。余於花農詞亦云。時清明前二日，曲園叟俞樾書於右臺仙館。

### 玉可盦詞存序

李慈銘

光緒丁亥二月廿三日，花朝久過，朔風勁寒，坐客次南窗映暄，讀花農同年詞冊，情深一往，言愁欲愁，其中如《綠意》咏新柳云：“梢頭淡月，朦朧上巳，幾個黃昏孤負。”《念奴嬌》云：“春愁如草，祇東風

一起，千根萬葉。”《浣溪紗》云：“燕去簾空前夢杳，庭間花落客愁濃。傷心猶在信疑中。”《滿庭芳》咏佩囊云：“堤防處、宵闌帶解，祇恐又相離。”誦之皆使人意銷。至送春《蝶戀花》云：“子規聲裏荼蘼雨。”又云：“夕陽滿地楊花影。”天然好語，雖三影郎中、山抹微雲君，不能過也。僕二十餘歲時，喜賦綺詞，癸丑四月間，嘗倚長調二十餘解，多傷春怨別之辭。爾時越中士夫無言此事者，嘗以示亡友清化山人樓秀才上層，樓君題詩識之，有曰：“一春花事無人問，祇有君愁爾許深。安得紅牙幺十八，按歌簾颭畫堂陰。”蓋余《滿庭芳》落句有云“祇餘裙帶，簾颭畫堂陰”也。其詞久付劫灰，此外尚記兩句云：“淡淡樓臺，偏做一家梅雨。”亦頗爲一時傳誦云。及今三十五年矣，誦《玉可盦詞》，聊附及之。越縵老人慈銘。

### 玉可詞題詞

載 溥

徐花農太史囑題《玉可盦詞存》，錄呈，即希雅政。宗室載溥題稿。

薰香雒誦瑤篇，清詞韻致飄然。高唱陽春古調，詩龕畫舫神仙。坐擁林泉秀氣，神傳玉樹英華。驀地披圖感舊，至近至遠天涯。敦厚溫柔妙旨，風流蘊籍奇才。記得雨窗月夜，舌底蓮花怒開。秋水蒹葭千里，夢痕雲影分明。重向花箋提起，惹人情思難平。

溥 偉

題花農太史《玉可盦詞》，並祈指正。調寄《瑞鷓鴣》。溥偉謹題。

精舍誰家。回廊裏、奇石古木崢嶸。清風池竹，夜雨庭芭。有客憑軒獨坐，幽想寄雲霞。凝思處、琴橫綠綺，曲譜紅牙。騁麗藻靈葩。雅調擬蘇辛，鐵板銅琶。兼二妙一律，斑管簪花。瞬目鴻泥雪印，文字老年華。頻檢點、貞盦舊稿，芳草天涯。

汪學瀚

南浦

情波萬疊，恰今番、清淺到蓬瀛。幾度東風，飛絮萍影逐春星。此去看花塵軟，忍拋殘、鷓鴣夢付閑雲。問歸舟宮錦，是誰仙侶，濤靜月初生。記得玉鈎曾咏，儘句留、不是舊時痕。覓遍回闌百折，吟徹海天深。驚醒魚龍起舞，翦吳淞、半幅助秋聲。算難除綺語，湖山樽俎更尋盟。

周作鎔

平韻百字令

壬午春仲既望後四日，玉可盒主人訪余於胥南寓舍，出此以索新聲。時方禁烟，庭前海棠盛放，綠儂紅憊，與詞境雅宜。惟愧綺業未除，不免籠鸚笑人耳。

露桃香靚，認碧瀟斜卷，燕子簾鈎。細雨橫塘春似水，垂楊輕繫蘭舟。江上官袍，日邊彩筆，仙路踏瀛洲。玉笙屏側，阿儂端爲詩愁。依約殘夢芳櫳，銷磨不盡，雪印幾重留。密字珠函緘荳蔻，衍波翠墨雲浮。三月鶯花，五湖鰕菜，倚醉話前游。野蕢開晚，汀迴閑煞盟鷗。

何乃瑩

滿庭芳

辛巳冬，余乞假南旋，道經杭州，止花農同年玉可盒，極文酒之樂。暇時出所填詞冊見示，清華婉曲，在碧山、白石之間。欽佩無已，爰倚此闕，以副主人殷雅留賓之意，不以工拙論也。

鏤月爲心，裁雲作骨，一編秋艷春花。碧山白石，宗派屬君家。道是可人如玉，玉堂裏、同挹清華。今休問、王孫別思，芳草極天涯。湖山歸管領，快携樽酒，來醉流霞。任緘愁織恨，情緒偏賒。譜入霓裳曲裏，銷魂處、韻逗紅牙。應難遣、今宵春暖，新透綠窗紗。

許祐身

買陂塘

倚新聲、玉田淮海，一篇才藻如許。春花秋月成追憶，白袷少年儔侶。觴咏處。算只合、小鬟低按黃金縷。萍蹤易阻。剩一握齊紈，江南春色，深意托毫素。余在都時，君曾以畫梅紈扇見寄。長安好，珥華雍容禁籞。元音初奏韶護。他年井水爭傳唱，好伴酒樽琴譜。誰共語。應愧我、枯腸搜索無佳句。吟騷誦楚。正挑盡青燈，拈來紅豆，三復浣薇露。

唐贊袞

浣溪沙

綺歲工愁作綺詞。酒邊心事幾人知。海棠如雪柳如絲。舊曲拈將紅豆記，新聲吹徹玉簫遲。錦袍江上乍歸時。

江澄

流水高山一曲琴，老人詞筆美人心。淺斟低唱情還在，絮果萍蹤感不禁。風月即今真成夢，管弦何處覓知音。長吟我亦青衫濕，獨倚樓頭夕照沈。

胡義贊

追理舊詞，最作消遣長途。想見水天空闊，一葉扁舟。真不減李翰林錦袍江上時也。詞境亦復清空微婉，遠揖二李，近武納蘭，固是合作。

玉可盦詞跋

徐琪

余舊有《香海盦詩》一卷，《玉可盦詞》一卷，皆二十五歲前所作。去秋乞假南旋，匆匆治裝，忽失所在。余詩詞皆不工，得此一大解脫，亦復甚善。特早年游迹，半寄於斯。偶憶一二，仿佛雨窗月夜，背燈孤坐之態。生平此境，最爲難遣。值保定至津門，天水空闊，舟行殊勝，遂默錄舊詞，得二十餘闕。歸而束爲一冊，非欲示人，聊見我輩書癡有如此耳。光緒辛巳花朝前五日，積雪盈尺，春寒無比，擁

爐記此，距錄詞時已一百三十五日矣。琪自識。

### 玉可盦詞存自跋

徐 琪

光緒庚辰歲，余自書《玉可盦詞存》一冊，遺者實多。倪子儒粟少共筆研，深愛余詞，每成一闕，輒爲携去。初時亦不知其藏之密也。今歲，儒粟來都，互談往事，見余手錄無幾，因出其所藏，則佚者半在其中。時寶坻張麓蓀明經方取余冊中所有書以付梓。見儒粟藏稿，麓蓀益欣然，請並書之，余重違其雅，乃稍稍編次，更爲詞補一卷。嗟乎！人生蹤迹，等諸雪泥。自麓蓀欲書余詞，而儒粟遂千里會合，使十餘年舊稿，一旦復睹，其翰墨因緣，豈直爪印已乎？因志此以拜良友之貺，非敢自珍其敝帚也。丁亥清明後二日，琪自識於都門小接葉亭。

### 玉可盦詞存跋

倪 茹

花農太史邃於詞學，嘗言十三齡時倚聲，夜半恍惚夢見一處，清溪屈曲，萬梅環繞，浮嵐蒼翠，若隱若見。一縞衣麗人徘徊水次，睹君至，持玉佩授之，且歌曰：“花如許。花如許。持此繫羅裳。玉可比君溫潤句，最玲瓏處琢愁腸。風露滿身香。”醒而異之，以歌中有“玉可比君”語也。遂顏其居曰玉可盦，因以自名其詞。庚辰入玉堂，乞假南旋，匆匆治裝，其稿忽失，舟中強自記憶，得廿餘首，錄爲一冊。吾師曲園先生爲之序，用柏先生且爲之圖，一時傳爲佳話。余與君爲總角交，君每有新作，必以示余。余輒藏其稿，往往君所遺者，而余獨有之。今春，余在都門，止君寓廬，值君門下士張農蓀明經爲書其詞付梓，因檢余珍之行篋者，尚得三十二首，並授農蓀，別之曰《玉可盦詞補》。《玉可詞》既精，而麓蓀書又工，合之誠雙璧矣。君生長湖山明秀之區，閱閱高華之胄，特以早歲孤露，萍梗南北，往往即境寓感，多詩人比興之旨。今方著述承明，和聲依永，以鳴當世

之盛。如此編者，殆猶讀晏小山“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”句，不知爲富貴人吐屬乎？余知君深，且喜麓蓀之善傳君詞也，故附識之。光緒丁亥浴佛日，錢唐倪茹識於都門。

### 玉可盦詞存跋

張鴻辰

右《玉可盦詞》二卷，吾師花農先生所作也。先生秉過庭之訓，幼工詩詞。蓼莪既咏，子夜秋多。感物興懷，以此爲奇。聞先生未弱冠，即與錢唐孫閩青刺史倡酬湖上。刺史工畫梅，先生愛填《浣溪紗》，一時有孫梅花、徐浣溪之名。後從學俞曲園先生，思益深邃，因編其所作爲《玉可詞》。庚辰歲失其舊稿，僅憶得廿餘首。曲園先生賞之，比於《花間》、《尊前》，即今之上卷詞存也。會先生舊友倪君儒粟北來，出所藏先生稿尚多，復次爲《詞補》，於是前後合之，得二卷矣。先生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貫，觥觥大文，哀然成集。獨於所作詩餘彌自珍惜，平時不輕示人。乙酉分校京兆，辰以文字受知先生，異視之優於常人，因論及聲律之微，始從容得窺瑤秘。顧隋珠和璧，入五都而愈珍，況先生之作，多半出自性靈，其感人有甚深者。爰手書成帙，付之棗梨，與海內知音者共賞之，且以展吾服膺弗失之寸心也。光緒丁亥夏四月，門下士寶坻張鴻辰謹跋。

《玉可盦詞存》一卷，《玉可盦詞補》一卷，徐琪撰，光緒刻本

### 廣小圃咏序

俞樾

東坡《小圃咏》止有五首耳，花農以《洞仙歌》咏園中草木，得三十二首，富矣。詞意工麗，考證詳明，坡仙見之，亦當歎賞，竟可單行於世。其末附歌行數首，亦儼然蘇詩。君其東坡後身乎？光緒甲辰驚蟄前一日，曲園居士俞樾記，時年八十有四。



## 廣小圃咏題詞

懶雲居士

### 題貞盒主人《廣小圃咏》詞冊

翩翩儒雅勝河陽，采罷文風采衆芳。多識新詞傳藝苑，余有舊咏園花數首，及讀大著，得正其誤。先生可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。園花須讓筆花香。

儼然玉局證仙蹤，俞曲園先生謂君爲東坡後身。興比歐陽老更濃。歐陽永叔有“我時年纔二十餘，每到花開如蛺蝶”之句。願向藥珠尋蝶夢，人間天上拜花農。借重尊甫，唐突勿罪。

## 廣小圃咏序

徐 琪

余所居接葉亭有古槐一株，大可十數圍，相傳唐時物也。又古栢一株，亦後五代時物。此外尚有桑榆椿檉四株，皆參天拔地。東院復有海棠二株，蔭亦半畝。又紫、白丁香二株，並旖旎如錦。西圃小山之麓，及南院俱各有丁香、海棠，掩映其間。余復雜蒔花果於中，久之不覺已有三十二種之多。因各賦一詞，以比江文通之《草木頌》。既成，錄寄曲園師吳下。承題此四字，謂可刻一小集單行。適黎露苑太史在都，遂乞爲余書之。昔張農蓀孝廉爲余書《玉可詞》，頗爲世重。而太史書法精妙，豈獨與農蓀並美，直與林吉人、余秋室諸老輩競爽。吾詞固將賴之以傳矣。

《廣小圃咏》一卷，徐琪撰，光緒刻本

## 江東詞稿序

梁肇晉

唐詩有音，而宋不及矣。宋詞有音，而元不及矣。或謂宋以詞故而詩變，元以曲故而詞變，其說不然。蓋詩變而詞盛，詞變而曲盛也。自南北宮之辨出，五聲六律，逐字尋聲，按譜求調，有類俳優，其

體愈靡。蓋聲調也，而非音節矣。音之云者，隨時感觸，發乎性情，自與五聲六律合節，三百篇是也。風發谷應，流湍激石，鳥鳴蟲吟，何南北之有辨哉？東坡《大江東去》詞，次闋獨變常調，他人依樣爲之則不叶。昌黎有言：“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。”文與詩固然，乃竟推之於詞亦爾，詎非所謂天籟乎哉？尹仰衡司馬者，江東著作才也。與余俱庚午鄉薦，真宰落落，豪放無匹，名下士見而畏之。聞余狂論，輒推許，余亦重愛尹君之狂也。一日謂余曰：“余有詞稿，爲余序。”余曰：“大江東去乎？曉風殘月乎？”曰：“皆有之。”余笑曰：“壯夫乃爲雕蟲技乎？”越日，以稿來，展而讀之，美人香草之吟，無非慷慨悲歌之寄意也。神龍變化之筆，無可無不可也。彼逐字尋聲、按譜求調者，膠刻而非天籟，不足當尹君之一喙也。光緒辛巳仲秋，治年愚弟番禺梁肇晉叙。

## 江東詞稿題詞

顏宗儀

語語新，字字隽。沈雄悲壯，仍見風神。豈非仙乎？國朝彭羨門《延露詞》似之。雜曲一種，尤近茗生。光緒辛巳初秋，弟顏宗儀拜讀並志。

## 江東詞稿自序

尹恭保

夫畫簾微雨，無非寫恨之辭；天上人間，大有消魂之句。是以隴西才子，望陵闕兮蒼茫；玉局仙人，登妙高兮忼慨。折來楊柳，關門盡托離情；吹落梅花，羌笛都工哀怨。僕以盛年，蚤膺世譽。簫聲明月，往來文選樓中；桃葉春江，流覽石頭城下。淮南牛相，愛吟杜牧之詩；江左謝公，乞以羊曇之墅。時則辛夷花底，低按紅牙；丁字簾前，雅憐綠鬢。嬌成步步，鏘鏘重疊之金；慢奏聲聲，片片玲瓏之玉。而乃十年水逝，萬里萍飄。草長寄生，花難解語。簾疏月淡，更何堪

心字香燒；綠暗紅稀，怎奈是眼中人去。梨花落盡，門閉東風；燕子不來，春隨流水。鐵板銅琶，漸灰壯志；瓊枝玉樹，那不愁思。然而定子當筵，尚多妍唱；何戡在座，未免有情。蓋嘗華林緩步，芳樂來游。停車螞蟻墳前，下馬蝦蟆陵畔。冠欹子夏，琴碎拾遺。當春而韋曲看花，入夜而銅街挾瑟。天涯羈旅，綠葉成陰；雪夜相逢，黃河遠上。簫吹紫玉，袍唱皂羅；杯進尉遲，鬢歌菩薩。於是灞亭秋老，思羽箭之英雄；湓浦宵長，感琵琶之商婦。舞衫醉月，玉譜交枝；歌扇回風，珠賡一斛。僕三登碣石，六載金臺。龍吟十弄，盡成水調之哀詞；猿叫四聲，更益巴山之幽恨。寄江城之闕，此聲惟曉角霜天；問人月重圓，法曲有彩鸞瑞鶴。雙雙苦調，引續婆羅；曲曲甘州，怨增回紇。夫境以情移，哀緣歡宅。僕才非平子，却有牢愁；秩比崔駟，更爲拙宦。悲歌意氣，蓬飄燕代西東；落魄風塵，梗泛江淮南北。良多危苦，自托哀吟。一卷《香奩》，聊寄冬郎之志；七言《錦瑟》，誰知商隱之懷。非換羽而移宮，乃偷聲而減字。剪梅學步，折桂難工。黃鸝碧樹，一唱家山；綠意紅情，更遮蘇幕。芭蕉綠了，旋看的的櫻桃；杜宇聲催，又見萋萋芳草。倚西風無力，愛誦黃花；歌南浦相思，試栽紅豆。每聞銀字初調，曉風殘月；我欲青天重問，今夕何年。光緒辛巳季秋，三山樵客自序。

《江東詞稿》一卷，尹恭保撰，光緒刻本

### 翠芝山房詩餘自序

于光袞

鎖花閣之翠愁，美人情重；絮綺窗之紅語，才子魂銷。或寄意於飛花，或牽絲於弱柳。大抵司勳落魄，莊叟寓言。楚雨含情，玉溪有托；騷人被放，香草興懷。如指事以實之，滯矣。僕也才慚碧杜，鳥羨青雲。石曼卿舊主芙蓉，神仙眷屬；武家郎前身鸚鵡，花柳姻緣。簡簡銜悲，真真癡喚。琉璃帳裏，筆畫修蛾；金翠屏中，圖留孔雀。使溫柔之可老，長顛顛亦何傷。而乃庚癸山呼，辛壬婦至。手盤金錢，年年作嫁

之情；樂隔絳帷，歲歲傳經之事。淒涼石闕，羈客情多；嗚咽銀箏，相思調奇。波明日送，山遠眉橫。蓮月墮而烟迷，楚雲飛而夢冷。拋殘紅豆，空憐記曲韋娘；搗就玄霜，難覓飲漿仙子。一聲玉笛，百尺瓊樓。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。乃作詩餘若干首，以消壘塊，兼寫煩冤。兩兩鴛鴦，未可獨眠春水；雙雙燕子，須教對語雕梁。紅睡海棠，無非春意；香翻芍藥，總是離情。一肚皮不合時宜，定有朝雲知我；千首詩織成錦字，還應蘇蕙傷神。光緒辛巳中秋上浣，阿璞于光褻自序。

《翠芝山房詩餘》一卷，于光褻撰，稿本

## 綠月樓詞叙

江璧

《綠月樓詞》，予仲姊蕊珊所作也。蕊珊名瑛，爲先伯父次女。先伯素以詩名，與汪劍潭先生爲中表昆弟。劍潭辭官歸，與吾伯最親密，時相唱和。姊日侍其側，自幼即耽吟咏。劍潭先生推許之，嘗曰：“此咏絮才也。”先生之子竹海、竹素，世稱爲大小竹，亦詩人也，長姊氏廿余歲。姊幼時曾以詩相就正，故詩與詞日益工。然不欲以之示人，人亦莫之知也。長適汪氏階符，姊丈恂恂然，篤實君子也。癸丑粵寇之變，階符以身殉。姊氏率三子避居北湖，長子坦，字孟平，時甫入泮。次子圻，字玉犀，少子兆曾，字少符，皆尚稚。姊撫孤辛苦，倍極艱難。加以歲遭奇荒，米珠薪桂，困憊實深。姊自幼至長，均鬱鬱不適志。然性本豪爽，巾幗中有丈夫氣。予幼時每見過，必留予飲，飲輒醉，醉後好縱談天下事，人多以狂目之。姊退而謂人曰：“吾弟不凡，才未易量也。”孟平有益友，每來必命具酒食，雖典簪珥弗恤。由是孟平交愈廣，而累益深。戊午之夏，姊遂以憂勞，受病不起。嗚呼！以吾姊之才，竟不獲享大年，而其所遭之境又復如是。諺云：“女子無才便是福。”豈信然耶？吾姊既沒，是秋北湖亦驚寇變。玉犀遭亂，未卜存亡。今孟平以別駕需次河南，少符亦由廩生就廣文職，皆稍克自立。而吾姊竟不得享一日之養，悲夫！頃孟平

以所遺《綠月樓詞》一卷郵寄至揚，問序於予。予林下一老叟，奚足以筆墨爲人所借重？然以骨肉之故，知之最審，而言之最親，故勉綴數語，以弁其首焉。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三月既望，弟璧叙。

### 綠月樓詞跋

汪 坦 汪兆曾

先母太恭人《綠月樓詞》，半出髫年所製。自歸先大夫後，經理家政，米鹽凌雜，遂不常弄筆。先母秉性貞純，能持大義。先大夫殉揚城粵寇之難，先母携子女避亂棠湖，家計貧乏。值歲大饑，麥飯藜羹，朝不及夕。卒能育諸孤於流離之際，保家室於顛覆之餘。茹苦含辛，殆有言之不忍言者。先母嘗言：“文翰非婦職，雅不欲以此示人。”今展是篇，燈影機聲，音容宛在。愧予昆季不肖，不能立身揚名，以報母德。恐過此以往，零落散失，益以重不肖之罪。謹錄以付梓，俾世之見其詞者，知其遇，而先母之苦行，或因此而得彰。是則不肖區區之私志也。男坦、兆曾謹識。

《綠月樓詞》一卷，江瑛撰，光緒刻本

### 夢龕詞題詞

張 絢

玲瓏四犯 光緒壬午三月，讀家東墅丈《夢龕詞》，

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因譜二章，用志凄感

艷福鳳皇，豪情鸚武，斯才真個論斗。一麾霄闕遠，兩鬢霜華醜。傷心古來自有。遺流光、美人醇酒。長物青氈，故交黃閣，塵瀉錦袍舊。人天夢痕參透。記詩盟月證，歌席鶯侑。蒔花三徑辟，結客千金壽。而今歲歲秋容老，鎮蕭瑟、東籬重九。公生道光壬午九月初四日，以光緒庚辰九月十七日卒於長沙。便十畝。湖田也歸耕約負。

片石獨存，公守永州，於永明得異石，用百夫輦致郡齋，題曰“翻雲峰”。

及去任，復以巨舟載至祁陽，置楊海琴先生息園。楊爲作記，未幾楊卒，其子復載還公長沙，今在曾文正公祠。三亭空峙，郡舍舊有愚園，爲楊海老重修。竹木水石，頗具佳勝。公在郡，補築延秋、拄笏、環翠三亭，及續新堂、枕月軒，雜植紅梅、絳桃、竹柏、槐柳之屬。藝蘭至九十盆，風臺月榭，羅列粲然。延秋亭前古桂一株，蓋百餘年物也。濃陰數畝，花時芳香襲人。余爲書亭額，並“詩思竹間得，天香雲外飄”楹聯。又穿井通池，泉甚甘冽。井闌有余隸書“澄碧泉”三大字。名園今日誰主。永州山水窟，薄宦登臨處。風流後先邁步。黃海華文琛、楊海琴翰及公先後守郡，皆一時名宿。擅騷吟、八愚堪補。同是清貧，未忘饑溺，元柳共千古。悲歌舊時琴趣。爲幽憂便覺、風月酸楚。淺啼鵲淚熱，對坐鶯愁訴。紅綃一半傷春曲，認當日、瀟湘烟雨。《夢盦詞稿》多散佚，予僅錄得六十五闕，半爲永州唱和之作。近人黃氏韻甫《詞綜續編》所選一闕，非集中傑構也。漫獨撫。冰弦更何人却顧。

《夢盦詞》一卷，張修府撰，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貴陽刻本

## 函樓詞鈔自叙

易佩紳

詞始於唐，如古樂府長短句也。宋以後必按前人譜填之，則長短句之有律，較五七言詩之律更纖矣。余少壯時，頗不耐爲，偶爲，亦隨手散棄。同治甲子以前，存者七首而已。乙丑至光緒戊寅，訖十四年未一作。己卯數月間，輒得四十有三首，何哉？蓋其時分巡貴東者三年，未興利，先除害，頗爲入仕以來得所假手者。然實賴前巡撫黎公簡堂倚任不疑之力。害漸盡，利將興，而戊寅冬公入覲，己卯春公被議不復來。繼來者未定，余日懷退志。興利固無幾，即除害務盡、一往無前、不避怨謗之氣，亦稍稍斂矣。氣斂則心鬱，鬱則必舒，舒則有聲。詩之聲或沉重而難宣，不如詞之聲輕揚而易暢也。適春夏間久旱不雨，憂心如焚，亦仰天歌唱以舒之。於是一事一物，有觸則發，故己卯之詞獨多。庚辰只一首，辛巳至今年壬午春又三十首。因詩鈔八卷既刻，並以付梓。時黎公薨於湘，得信甫二十餘

日。檢閱各詞，無一字涉公也。而豈知己卯以後之詞，隱起於公之去黔哉？不禁泣數行下云。光緒八年秋九月，易佩紳自叙。

《函樓詞鈔》一卷，易佩紳撰，光緒刻本

## 吾意盦長短句序

熊有筠

仲海姚君刻所自爲《吾意盦詞》既成，屬序於余。受而讀之終卷，喟然有感也。夫詞，詩之餘也，性情之通，而音聲之流也。人之言曰：歌詩廢而樂府作，降而至於五七言，又降而爲長短句，靡靡無足觀者。是說也，余以爲不然。夫音聲根乎性情。性情之所出，天也；天之所畀，氣也。是故其氣清者，其聲幽以邈；其氣伉者，其聲哀以厲；其氣重者，其聲沈以閎；其氣長者，其聲綿以慕。時運之轉移、世事之華樸，人爲之，非天也。天之氣固歷劫而不變者也。商之書渾渾爾，周之書噩噩爾，三代之不能相同，亦人也。書也、詩也、詞也，其理一也。抑人之自視其所得焉。君生華胄，長涉艱難，宦不成名，退備河僚。惟其勤苦，獨寄於詞。余不習詞，不能究其所以然。而竊以爲辭章之學，必出性情，得天之氣，以作人之氣，其理無可易者。韓子曰：“氣盛，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。”又曰：“燕趙古多稱忼慨悲歌之士。”君嶽奇磊落人也，余既不能稱述君詞之美，即以韓子之言以爲君況。其能如所謂引辭連類，窮情盡變，宮商相宣，金石諧和與否，雖不盡知，要可於其人其氣決之，則亦庶幾知音云焉爾矣。光緒九年癸未九月二十三日，鉛山熊有筠謹序。

## 吾意盦長短句自識

姚正鏞

予也少坐荒嬉，長苦奔走。間關戎馬之場，羈棲京洛之會。問學無成，仕宦不進。撫歲月之駸駸，顧予髮之種種。黯然傷矣。夙耽吟弄，不慚雕蟲。所與討論，承乎大雅。揆自甲寅、乙卯間，避居

泰州，與張石樵、吳讓之諸先生游。睹盜賊之縱橫，閔室家之漂搖。登高望遠，屬目愴心。注嘆流離，於焉有作。丙辰以來，從軍江上。與劉星房年丈同居處。青油幕底，探昌黎城南之韻；紅旗影中，詠謝朓綺文之霞。以盾墨之閑逸，慰軍書之辛苦。好整以暇，亦時有作。自壬戌迄於丙子，以貲郎廁朝籍，署紙尾於農司。都門人海，師友多資。簿領休沐，文燕絡繹。與許海秋起居、張午橋編修過從尤數，攻砥最深。碣館金臺，吟覽所至；田盤潭柘，游賞必偕。機指驚於豪翰，山川助其性靈。留連景光，抒寫匈臆。或爲贈畚，或記行李，閱時滋多，所作遂夥。泊乎改外，忽忽六年。充宣房之備員，束筆硯於高閣。思緣遇嗇，情以境遷。然跛履眇視，不忘曩懷；寸暇片閑，猶鑽故紙。苦巾篋之蝨殘，恨縑墨之狼藉。唯此長短句二卷，尚易料理。恐復零遺，掇拾付之梓匠剞劂，用代抄胥。若夫調宮協徵，素昧律度之微；陳章摘辭，悉法古人之什。學邯鄲之步，效東施之嘖。淺小言，等敝帚千金之享；寥寥少作，存吾人四十以前。光緒八年冬十一月朔，蓋平姚正鏞仲海甫自識。

《吾意盒長短句》二卷，姚正鏞撰，光緒刻本

### 味諫果齋詩餘序

王汝金

余年十四學填詞，尚才氣，不善裁剪。以繩墨，不敢作自度腔，而識者又譏之，何則？初學奔放而無蘇辛之豪邁，所謂氣盛言宜之謂何矣？繼祖清真而無周柳之風韻，所謂聲希味淡之謂何矣？求其輕圓妥帖，脫口如生，不負淺斟低唱，豈易言哉？幸余所得詩詞不留稿，愛之者輒携去，近體詩賴族人檢鈔成帙，古體以冗長不錄。詩餘艱於句讀，亦不爲收拾，所存僅十餘闕，殆藏拙之一道也。

《味諫果齋詩餘》一卷，又名《鎖紅樓剩稿》，王汝金撰，光緒八年（1882）刻本



### 琴影奩擲月詞序

黃承湛

余以眇於側艷，懺綺不堅，遂於長短句有奇嗜焉。比年哀樂傷人，壯志頹靡，爰乃私斲心根，竊附曠貌。藉以排遣愁日，譬之寒蜚隱籬，感秋流唱，聊自抒其結轡，非曰能引吭而歌也。娥曼之音、嚙殺之響，闌哆籠盆，抑何足存。第以島思遲澀，數事推敲，靳於燬去，遂綴錄如右。夫揚子草玄，斯覆醬甌；韓偓詩編，乃補窗紙。然則是篇也，既不足代論語爲薪，庶幾偕嶺上白雲，自怡悅而已。時光緒癸未孟陞，西泠紅蟬仙移道者叙。

《琴影奩擲月詞》一卷，又名《蕢淑清謳》，黃承湛撰，稿本

### 三洲漁笛譜自序

梁煦南

詩鈔竟，意少之。因檢篋衍，得少作倚聲附其後。或曰：“子薄有聲譽，存此綺語，恐爲盛德累。”煦曰：“是淺淺者何足存？因足以見少年情性，故不忍割愛。且以此爲情語，則是。以此爲綺語，則非。千古聖賢豪傑忠臣孝子，孰非一情結綻而成？情顧可恕乎哉？煦性孤介，不見容於世，情無可寄。所可見情者，惟個中人耳。子疑煦爲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者耶？著作班班，可覆按也。美人香草，安知非寄托之詞？若必以惘然寡情爲賢，吾不知之矣。”光緒九年夏初，梁煦南。

《三洲漁笛譜》一卷，梁煦南撰，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刻本

### 餘園詞稿序

汪承慶

盧牟百氏，窈窕千古。發而爲詞，清微幽眇，悱惻芬芳。有靈深之思，無靡曼之旨。所謂正聲者，非歟？余弱冠好弄，嘗從事於斯。其間分判出入，一遵《欽定詞譜》，弗敢稍乖。惜不獲就教於先生也。